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一灯如豆，摇曳在时光深处。

小学二年级时，疯狂嗜读的我在一个太阳将落的下午，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软磨硬泡，终于从同学冬冬手中讨得一本《西游记》。书很厚，粗糙却绵软的纸页，强烈地撩拨着我阅读的欲望。无奈冬冬非常“小气”，我苦苦央求，他才勉强答应借我一个晚上。

那时天快黑了，太阳在西山似落未落，憋成个大红脸。从接过书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迫不及待、争分夺秒地抱着它坐在我家老屋大门的门槛上，直到天色黑尽，直到那字实在是看不清了，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回屋。真的是读了个天昏地暗啊！

奶奶喊我吃饭：“妮，可别把眼睛看坏了！”

我没应声，只是慢慢走进堂屋，抱起饭碗默默地吃。我得赶紧吃饱了，再继续去看书。这样厚厚的大部头，“狠心”的同学却只许我看一个晚上！若看不完，那书里的一个个故事岂不是要让我寝食难安！

我最后一个到达饭桌，却最早一个离开饭桌。我放下饭碗就一头扎进房间，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天黑透了，掌灯了，我擦一根火柴，点着了煤油灯。油灯隐在炕头一侧的灯龕里，散发着幽幽的光。那时我跟奶奶睡一个房间，她在炕头上忙她的针线活，我读我的书。为了看得清楚，我将头凑近油灯，占了大半光亮。

奶奶从不打扰我，悄悄地睡下了。奶奶是什么时候入睡的呢？我全然不知。那时候，孙悟空和众妖魔鬼怪正激烈斗法、战势正酣。周围万籁俱寂，只有一灯如豆。

我爬进被窝，煤油灯也从灯龕挪到了炕沿上。这样不妨碍炕头上的奶奶安睡。我将身子蜷在被窝里暖和，只将头拱出被窝，然后就着煤油灯，继续“西游”。

灯是奶奶做的。一只玻璃瓶做成灯身，几缕白色棉线捻成长长的灯芯。灯盖是铁皮的，灯盖的中间是灯管，灯管的中间是灯芯。灯芯的一头钻出灯管负责光亮，灯芯的另一头则弯弯曲曲伸进灯油里去。灯油顺着棉线的指引，一点点上升到灯管之上。只要灯芯吸到灯油，火柴一擦，灯便亮了。

一灯如豆。与现在各式各样的灯具相比，那真是太过微弱的光。但在那时那夜，却是巨大的光明。

我将头往前探一探，以便将书页更凑近灯光一些。灯芯短了，灯光也有些暗了，我从炕尾的筐箩里找出一根缝衣针，学着奶奶的样子挑了挑灯芯。灯芯长了，灯光一下子亮了许多。刚要得意呢，却只听“刺啦”一声，居然被油灯燎着了头发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。旁边已经睡熟的奶奶此时翻了一个身，见我仍在挑灯夜战，她嘴里咕哝一句：“妮啊，睡吧！”然后翻一个身，又睡过去了。

真得感谢我的奶奶。她从来不会因我喜欢夜读而训斥我，也从不因耗灯油而逼迫我早睡觉。那时候的灯油，真的是和炒菜做饭用的油一样珍贵。奶奶更不会说出“女孩子读书有何用”的论调，相反地，她还经常在村里人面前炫耀：“俺那个孙女就是喜欢看书，将来肯定是个大学生苗子！”

很惭愧，后来的我勉强强读了个专科，但是我无比喜欢的中文系。若不是当年的一灯如豆，若不是奶奶的爱与宽容，今天的我大概不能仍旧可以一书在手，越读越有力量。奶奶的爱与宽容也恰似一灯如豆，照亮了我的前程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睡去的，反正第二天我如约将《西游记》还给了冬冬，而且已经全部读完。唐僧师徒的九九八十一难，自那时起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那晚的灯光，那晚的奶奶，直到今天，仍时隐时现。

一灯如豆

□李风玲

日光响亮

□杨明明

窗外，日光炎炎，万物都似蒙上了一层闷闷的毛毯。室内，我与大儿子一起学习，他温书，我看书，偶尔交谈几句，如鸟翼划破气流一般。

一天，在奶奶家小住的小儿子回来了，一进门便携来了太阳般的炽烈。

“妈妈，我每天都和爷爷去捞鱼，有次还捉到了一些小龙虾。”

“妈妈，到了晚上，奶奶会和我去捉知了猴，我每次都比奶奶捉得多。”

“妈妈，奶奶家的小鸡被黄鼠狼咬死了一只，黄鼠狼可太坏了。”

……

无数的叽叽喳喳从他缺失的门牙缝中飞出来，绽放出斑斓的热闹。我和老大对视一笑，伸手去揉他毛茸茸的脑袋。

清晨，看着我和老大在看书，老二便也拿出一本，像模像样地读出声。我正看到紧要处，他却来寻我聊天：“妈妈，我们去玩化妆游戏吧。”一对晶莹的瞳仁闪烁着明亮的光。我知道，爱动的他是耐不住静默的。

我一手拿着书，一手被他牵着，来到隔壁。待我坐下，他咣啷一声拿出一个大大的梳妆盒，里面镜子、梳子等各类小物件满满当当，全都是嫩粉色。当时，他一眼相中了这个女孩子气十足的玩具梳妆盒，惹得店员笑，我也跟着笑，看不出这猴崽子般上蹿下跳的小子还有颗温柔的女儿心。

梳梳头、喷喷发、别上发卡……他边轻声嘟囔着，边飞舞着小手在我头上忙来忙去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身上，又柔又懒，我惬意得几欲昏睡。

“妈妈，你困了？”朦胧中，我被一声诧异叫醒，怔怔地看着他。“那你快睡吧，我出去了。”他毫不迟疑地停下手中的动作。

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瞌睡虫倏地收起了首尾。心中牵念着书中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，我拿起书，正要读。“妈妈，你不睡了？”又是一道诧异声，“那你快坐好，我继续给你打扮”。

于是，再搁下书，在他的催促下，我哭笑不得地再次端坐了。

他忙碌着，还不忘对我进行表扬：“我要把你打扮成最美的公主，因为你是一个好妈妈。”

粉色眼镜、粉色耳环、粉色手镯……他把梳妆盒中所有的饰品都戴在了我身上，有种不伦不类的美轮美奂。他点点头，十足满意，左瞧瞧右看看，总也看不够，然后一口气给我连拍了数十张不同角度的照片，边拍边眉飞色舞。

他忽地雀儿般跑了出去，我被“释放”了。

“哥哥，我把妈妈打扮好了。咱俩到秘密基地玩吧。”话音未落，老大就被他拖到了玩具房。我边看书边留意着他们的动静。

“哥哥，这边是玩具，这边是零食，这边是漫画书。”

“哥哥，你躺下，我先给你按摩，你再给我按摩。”

“哥哥，我在学校学了一首新歌，叫《上春山》，我唱给你听吧。”

于是，脆生生的歌声响起来了。

“我上春山约你来见，我攒了一年万千思念，今天原是平常一天，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……”

声音奶呼呼的，仿佛能掐出水。我默笑，是啊，每个平常的日子会因相伴之人的欢笑而不凡。

不知两人又说了句什么，有笑声传来。

脆生生的笑声化为一大一小两只雀儿，

顺着窗户缝飞了出去。

外面，日光响亮，郁郁青青。



战蚊记

□马玉顺

初秋之夜，忙了一天，神疲力乏，晚九点多躺下休息，睡意朦胧中，蚊子的嗡嗡声由远及近，在耳边响起。太疲惫了，抬手乱舞几下后，用枕巾蒙在头上，又睡了。不一会儿，嗡嗡声又来了，再次挥手驱赶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还未进入梦乡，嗡嗡声再起，这次更清晰、更聒噪，我心绪烦躁，翻身而起。

摸索着开灯，刺目的光，让我的眼睛好一阵不舒服。去客厅找到蝇拍，再回卧室。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手持蝇拍，满室搜索。洁白的顶棚上，没有；窗户上，没有；门上，没有；床侧的墙壁上，也没有。卧室西墙是一排书橱，书橱顶上堆满了书，若藏在这里，就麻烦了。我把蝇拍甩来甩去，眼睛转来转去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终于，在床头与床面衔接的一角，发现了蚊子的踪影。这狡猾的东西，正若无其事地趴在那里嘲笑我呢。

我屏住呼吸，悄悄靠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蝇拍准确地拍了下去。“啪”，极其响亮的一声，宣告了蚊子的死亡。我很开心，瞧瞧手机，已经快十二点了。熄灯躺下，翻来覆去，很久才入睡。睡梦中，又有一阵嗡嗡声，醒来愣怔了一会，确认是活生生的蚊子在欺负我。爬起来，开灯，决心再消灭这只胆大妄为的蚊子。重复三个多小时之前那套流程，无果。

这个时间点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在酣睡，必须小心翼翼，若

弄出动静，就是失德扰民，是不可饶恕的罪过。灵光一现，可用手电来辅助搜寻，床头正好有强荧光手电。卧室面积不大，手电光一点一点移动，不漏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很快，在紧靠书橱角的墙壁上，找到了那只蚊子。它藏身的地方是卧室顶灯照不到之处，属“灯下黑”的安全地带。多亏手电光，才让它现身。

我翘起脚，伸长手臂，挥着蝇拍，快速出击，伴随清脆的一响，一摊殷红留在墙上。那是我的血，是这个贪婪无耻的坏蛋偷偷吮吸的。看看手机，这次战斗，用时十分钟。重新躺回床上，或许是获胜的愉快心情使然，我又睡着了。

一小时后，我又被嗡嗡声吵醒，睁眼一看，天光大亮。我立即起床，找寻这次惹事的蚊子，一番操作，未有踪迹。拉开卧室门，清楚地看到一只蚊子飞向客厅。原来，它趴伏在门缝里，躲过了一劫。

忽然想起某类人，也恰如嗜血的蚊子，嘤嘤嗡嗡，依附他人，自命不凡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其中的一部分人，像被我拍死的那两只蚊子，暴露于天光之下，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但也有一部分人，像逃逸的那只蚊子，暂时安全，若不收敛，结局也会自取灭亡。对于那只飞进客厅的蚊子，我先不管它，若它再出来肆虐，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。